

主编 徐生

四库全书

远方出版社

文 白 对 照

四 库 全 书

第四十四卷

主 编 徐 生

远方出版社



资治通鉴卷一

【原文】

周威烈王二十三年(戊寅,前403),初命晋大夫魏斯、赵籍、韩虔为诸侯。

初,智宣子将以瑶为后,智果曰:“不如宵也。瑶之贤于人者五,其不逮者一也。美须长大则贤,射御足力则贤,伎艺毕给则贤,巧文辩惠则贤,强毅果敢则贤,如是而甚不仁。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,其谁能待之?若果立瑶也,智宗必灭。”弗听。智果别族于太史,为辅氏。赵简子之子,长曰伯鲁,幼曰无恤,将置后,不知所立,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,以授二子曰:“谨识之。”三年而问之,伯鲁不能举其辞,求其简,已失之矣。问无恤,诵其辞甚习,求其简,出诸袖中而奏之。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,立以为后。简子使尹铎为晋阳。请曰:“以为茧丝乎?抑为保障乎?”简子曰:“保障哉!”尹铎损其户数。简子谓无恤曰:“晋国有难,而无以尹铎为少,无以晋阳为远,必以为归。”及智宣子卒,智襄子为政,与韩康子、魏桓子宴于蓝台。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。智国闻之,谏曰:“主不备难,难必至矣。”智伯曰:“难将由我,我不为难,谁敢兴之!”对曰:“不然。《夏书》有之曰:‘一人三失,怨岂在明,不见是图。’夫君子能勤小物,故无大患。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,又不备,曰‘不敢兴难’,无乃不可乎!螭、蚁、蜂、虺,皆能害人,况君相乎!”弗听。智伯请地于韩康子,康子欲弗与。段规曰:“智伯好利而悛,不与,将伐我,不如与之。彼狃于得地,必请于他人,他人不与,必向之以兵,然则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。”康子曰:“善。”乃与之。智伯悦。又求地于魏桓子,桓子欲弗与。任章问焉,桓子曰:“无故。”任章曰:“无故索地,诸大夫必惧,吾与之地,智伯必骄。彼骄而轻敌,此惧而相亲,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,智氏之命必不长矣。不如与之以骄智伯,然后可以择交而图之,奈何独以吾为智氏质乎!”桓子曰:“善。”亦与之。

智伯又求蔡、皋狼之地于赵襄子，襄子弗与。智伯怒，帅韩、魏之甲以攻之。襄子将出，曰：“吾何走乎？”从者曰：“长子近，且城厚完。”襄子曰：“民罢力以完之，又毙死以守之，其谁与我！”从者曰：“邯郸之仓库实。”襄子曰：“浚民之膏泽以实之，又因而杀之，其谁与我！其晋阳乎，先主之所属也，尹铎之所宽也，民必和矣。”乃走晋阳。三家围而灌之，城不浸者三版。沈灶产蛙，民无叛意。智伯行水，魏桓子御，韩康子参乘。智伯曰：“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。”桓子肘康子，康子履桓子之跗，以汾水可以灌安邑，绛水可以灌平阳也。絺疵谓智伯曰：“韩、魏必反矣。”智伯曰：“子何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以人事知之。夫从韩、魏而攻赵，赵亡，难必及韩、魏矣。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，城降有日，而二子无喜志，有忧色，是非反而何？”明日，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，二子曰：“此谗臣欲为赵氏游说，使主疑二家而懈于攻赵也。不然，夫二家岂不利朝夕分赵氏之田，而欲为此危难不可成之事乎！”二子出，絺疵入曰：“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？”智伯曰：“子何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臣见其视臣端而趋疾，知臣得其情故也。”智伯不悛。赵襄子使张孟谈潜出见二子，曰：“臣闻唇亡则齿寒，赵亡则韩、魏为之次矣。”二子乃阴与约，为之期日而遣之。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，而决水灌智伯军。智伯军乱，韩、魏翼而击之，襄子将卒犯其前，大败其众，遂杀智伯，灭其族而分其地，唯辅果在。赵襄子漆智伯之头，以为饮器。智伯之臣豫让欲为之报仇，乃诈为刑人，挟匕首，入襄子宫中涂厕。左右欲杀之，襄子曰：“智伯死无后，而此人欲为报仇，真义士也，吾谨避之耳。”让又漆身为癞，吞炭为哑，行乞于市，其妻不识也。其友识之，为之泣曰：“以子之才，臣事赵孟，必得近幸。子乃为所欲为，顾不易耶？何乃自苦如此？”让曰：“委质为尘而求杀之，是二心也。吾所以为此者，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。”后又伏于桥下，欲杀襄子，襄子杀之。襄子为伯鲁之不立也，有子五人，不肯置后，立伯鲁之孙澹，是为献子。献子生籍，是为烈侯。魏斯者，桓子之孙，是为文侯。韩虔者，康子之孙，是为景侯。盖自三家之灭智伯，至是五十一年矣。魏文侯以卜子夏、田子方为师，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，四方贤士多归之。文侯与群臣饮酒，乐，而天雨，命驾将适野。左右曰：“今日饮酒乐，天又雨，君将安之？”文侯曰：“吾与虞人期猎，虽乐，岂可无一会期哉！”乃往身自罢之。

韩借师于魏以伐赵，文侯曰：“赵，兄弟也，不敢闻命。”赵借师以伐韩，对亦如之。二国皆怒。已而知文侯以讲于己也，皆朝于魏。魏由是始大于三晋。文侯使乐羊伐中山，克之，以封其子击。他日问于群臣：“我何如主？”皆曰：“仁君。”任座曰：“君得中山，不以封君之弟，而以封君之子，何谓仁君！”文侯怒，座趋出。次问翟璜，对曰：“仁君也。”文侯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君仁则臣直。向者任座之言直，是以知之。”文侯悦，使璜召座而反之，亲下堂迎之，以为上客。文侯与田子方饮，文侯曰：“钟声不比乎？左高。”田子方笑。文侯曰：“何笑？”子方曰：“臣闻之，君明乐官，不明乐音。今君审于音，臣恐其聋于官也。”文侯曰：“善。”子击出，遭田子方于道，下车伏谒。子方不为礼。击怒，谓子方曰：“富贵者骄人乎？贫贱者骄人乎？”子方曰：“亦贫贱者骄人耳，富贵者安敢骄人！国君而骄人则失其国，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。失其国家者，未闻有以国家待之者也。夫士贫贱，言不用，行不合，则纳履而去，安往而不得贫贱哉！”击乃谢之。文侯谓李克曰：“先生有言：‘家贫思良妻，国乱思良相。’今所置非成则璜，二子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卑不谋尊，疏不谋戚。臣在阙门之外，不敢当命。”文侯曰：“先生临事勿让。”克曰：“居视其所亲，富视其所与，达视其所举，穷视其所不为，贫视其所不取，五者足以定之矣。”文侯曰：“先生就舍，吾之相定矣。”李克出，翟璜曰：“闻君召先生而卜相，果谁为之？”克曰：“魏成。”璜忿然曰：“西河守吴起，臣所进也。君内以邲为忧，臣进西门豹。君欲伐中山，臣进乐羊。中山已拔，无使守之，臣进先生。君之子傅，臣进屈侯鲭。以耳目之所睹记，臣何负于魏成！”克曰：“子之言克于君者，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？君问相于克，克之对如是。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，成食禄千钟，什九在外，是以东得卜子夏、田子方、段干木。此三人君皆师之，子所进五人者，君皆臣之。子恶得与成比也！”璜再拜谢曰：“鄙人失对，愿卒为弟子。”吴起者，卫人，仕于鲁。齐人伐鲁，鲁人欲以为将，起取齐女，鲁人疑之，起杀妻以求将，大破齐师。或谮之曰：“起始事曾参，母死不奔丧，曾参绝之。又杀妻以求为将，起残忍薄行人也。”起恐得罪，闻魏文侯贤，乃往归之。文侯问诸李克，克曰：“起贪而好色，然用兵，司马穰苴弗能过也。”于是文侯以为将，击秦，拔五城。起为将，卧不设席，行不骑乘，亲裹赢粮，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，分劳苦。卒有病

疽者，起为吮之。卒母闻而哭之。或问之，对曰：“往年吴公吮其父，其父战不还踵，遂死于敌。吴公今又吮其子，妾不知其死所矣。”赵烈侯好音，谓相国公仲连曰：“寡人有爱，可以贵之乎？”连曰：“富之可，贵之则否。”君曰：“然。郑歌者枪、石二人，吾赐之田，人万亩。”连诺而不与。烈侯屡问，连乃称疾不朝。番吾君谓连曰：“君实好善而未知所持。公仲亦有进士乎？”连曰：“未也。”曰：“牛畜、荀欣、徐越皆可。”连进之。畜侍以仁义，烈侯道然。明日，欣侍以举贤使能。明日，越侍以节财俭用。察度功德，所与无不允。君说，乃谓连曰：“歌者之田且止。”以畜为师，欣为中尉，越为内史。赐连衣二袭。

二十四年（己卯，前 402），王崩，子骄立。

是为安王。

盗杀楚君当。

安王元年（庚辰，前 401），秦伐魏。

二年（辛巳，前 400），魏、韩、赵伐楚。 郑围韩阳翟。

三年（壬午，前 399），虢山崩，壅河。

四年（癸未，前 398），楚围郑。

五年（甲申，前 397），日食。 盗杀韩相侠累。

侠累与濮阳严仲子有恶。仲子闻轹人聂政之勇，以黄金百镒为政母寿，欲因以报仇。政不受，曰：“老母在，政身未敢以许人也。”及母卒，仲子乃使政刺侠累。侠累方坐府上，兵卫甚众，聂政直入刺之，因自皮面决眼，自屠出肠。韩人暴其尸于市，购问，莫能识。其姊妾闻而往，哭之曰：“是轹深井里聂政也。以妾在之故，重自刑以绝从。妾奈何畏没身之诛，终灭贤弟之名！”遂死政尸之旁。

六年（乙酉，前 396），郑弑其君驩。

八年（丁亥，前 394），齐伐鲁。

九年（戊子，前 393），魏伐郑。

十一年（庚寅，前 391），秦伐韩宜阳，取六邑。 齐田和迁其君贷于海上，食一城。

和，田恒之曾孙也。

十二年（辛卯，前 390），秦晋战于武城。 齐伐魏。 鲁败齐师于平陆。

十三年(壬辰,前389),秦侵晋。齐田和会魏侯、楚人、卫人于浊泽,求为诸侯。

田和求为诸侯,魏文侯为之请于王及诸侯,王许之。

十五年(甲午,前387),秦伐蜀,取南郑。魏侯斯卒。魏吴起奔楚,楚以为相。

魏武侯浮西河而下,顾谓吴起曰:“美哉山河之固,此魏国之宝也。”对曰:“在德不在险。昔三苗氏,左洞庭,右彭蠡,德义不修,禹灭之。夏桀之居,左河济,右泰华,伊阙在其南,羊肠在其北,修政不仁,汤放之。商纣之国,左孟门,右太行,常山在其北,大河经其南,修政不德,武王杀之。由此观之,在德不在险。若君不修德,舟中之人皆敌国也。”武侯曰:“善。”魏相田文,起不悦,谓文曰:“请与子论功可乎?”文曰:“可。”起曰:“将三军,使士卒乐死,敌国不敢谋,子孰与起?”文曰:“不如子。”起曰:“治百官,亲万民,实府库,子孰与起?”文曰:“不如子。”起曰:“守西河,而秦兵不敢东乡,韩、赵宾从,子孰与起?”文曰:“不如子。”起曰:“此三者子皆出吾下,而位加吾上,何也?”文曰:“主少国疑,大臣未附,百姓不信,方是之时,属之子乎?属之我乎?”起默然良久曰:“属之子矣。”久之,魏相公叔害起谮之,武侯疑之。起惧诛,遂奔楚。楚悼王素闻其贤,至则任之为相。起明法审令,捐不急之官,废公族疏远者,以养战士,要在强兵,破游说之言从横者。于是南平百越,北却三晋,西伐秦,诸侯皆患楚之强,而楚之贵戚大臣多怨起者。

十六年(乙未,前386),初命齐田和为诸侯。魏袭赵邯鄲,不克。

十七年(丙申,前385),秦庶长改弑其君及其君母。

庶长改迎灵公之子于河西而立之,是为献公。遂杀出子及其母,沉之渊旁。

韩伐郑,遂伐宋。

十九年(戊戌,前383),魏败赵师于兔台。

二十年(己亥,前382),日食,昼晦。

二十一年(庚子,前381),楚君类卒。楚人杀吴起。

悼王薨,贵戚大臣作乱,攻吴起,杀之。因射刺起,并中王尸。太子臧即位,讨为乱者,夷七十余家。

二十二年(辛丑,前380),齐伐燕。魏、韩、赵伐齐。

二十三年(壬寅,前 379),赵袭卫,不克。齐侯贷卒,无子,田氏遂并齐。

二十四年(癸卯,前 378),狄败魏师于浚。 魏、韩、赵伐齐。

二十五年(甲辰,前 377),蜀伐楚。

二十六年(乙巳,前 376),王崩,子喜立。

是为烈王

三晋共废其君俱酒为家人而分其地。

烈王元年(丙午,前 375),日食。 韩灭郑,自阳翟徙都之。

三年(戊申,前 373),燕败齐师于林狐。 鲁、魏伐齐。

四年(己酉,前 372),赵伐卫,取都鄙七十三。魏败赵师于北蒗。

五年(庚戌,前 371),魏伐楚。 韩严遂弑其君。

哀侯以韩廙为相而爱严遂,二人相害,遂刺廙于朝,而并中哀侯。魏侯击卒。

武侯不立太子,至是子菑与公中缓争立,国内乱。

六年(辛亥,前 370),齐侯来朝。

时周室微弱,诸侯莫朝,而齐独朝之,天下以此贤威王。

赵伐齐。 魏败赵师于怀。 齐侯封即墨大夫,烹阿大夫。

齐威王召即墨大夫,语之曰:“自子之居即墨也,毁言日至。然吾使人视即墨,田野辟,人民给,官无事,东方以宁,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。”封之万家。召阿大夫,语之曰:“自子守阿,誉言日至。吾使人视阿,田野不辟,人民贫馁。赵攻鄆,子不救,卫取薛陵,子不知,是子厚币事吾左右以求誉也。”是日,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。于是群臣耸惧,莫敢饰诈,务尽其情,齐国大治,强于天下。

七年(壬子,前 369),日食。 王崩,弟扁立。

是为显王。

韩、赵伐魏,围安邑。

韩公孙颀谓懿侯曰:“魏乱,可取也。”懿侯乃与赵成侯合兵伐魏,大破其兵,遂围安邑。成侯曰:“杀菑,立公中缓,割地而退,我二国之利也。”懿侯曰:“杀魏君,暴也;割地,贪也。不如两分之。魏分为两,不强于宋、卫,则我终无魏患矣。”赵人不听。乃解而去。

显王元年(癸丑,前 378),齐伐魏。 赵侵齐。



三年(乙卯,前366),秦败魏、韩之师于洛阳。

四年(丙辰,前365),魏伐宋。

五年(丁巳,前364),秦败三晋之师于石门,赐以黼黻之服。斩首六万。

七年(己未,前362),魏败韩、赵之师于浹。秦败魏师于少梁。秦伯卒。

秦献公薨,子孝公立,生二十有一年矣。是时河、山以东强国六,淮、泗之间小国十余,楚、魏与秦接界。魏筑长城,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。楚自汉中,南有巴、黔中。皆以夷翟遇秦,摈斥之,不得与中国之会盟。于是孝公发愤修政,欲以强秦。

八年(庚申,前361),慧星见西方。卫公孙鞅入秦。

秦孝公令国中曰:“昔我穆公,自岐、雍之间修德行武,东平晋乱,以河为界,西霸戎翟,广地千里,天子致伯,诸侯毕贺,为后世开业甚光美。会往者厉、躁、简公、出子之不宁,国家内忧,未遑外事。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,丑莫大焉。献公即位,镇抚边境,徙治栎阳,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,修穆公之政令。寡人思念先君之意,常痛于心。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,吾且尊官,与之分土。”于是卫公孙鞅闻之,乃西入秦。鞅,卫之庶孙也,好刑名之学。事魏相公叔痤,痤知其贤,未及进。会病,魏惠王往问之,曰:“公叔病如有不可讳,将奈社稷何?”公叔曰:“痤之中庶子卫鞅,年虽少,有奇才,愿君举国而听之。”王默然。公叔曰:“君即不听用鞅,必杀之,无令出境。”王许诺而去。公叔召鞅谢曰:“吾先君而后臣,故先为君谋,后以告子。子必速行矣!”鞅曰:“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,又安能用子之言杀臣乎?”卒不去。王出,谓左右曰:“公叔病甚,悲乎;欲令寡人以国听卫鞅也,既又劝寡人杀之,岂不悖哉!”鞅既至秦,因嬖臣景监以求见,说以富国强兵之术,孝公大悦,与议国事。

十年(壬戌,前359),秦以卫鞅为左庶长,定变法之令。

卫鞅欲变法,秦人不悦。鞅言于孝公曰:“夫民不可与虑始,而可与乐成。论至德者不和于俗,成大功者不谋于众,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,不法其故。”甘龙曰:“不然。因民而教者,不劳而成功;缘法而治者,吏习而民安之。”卫鞅曰:“常人安于故俗,学者溺于所闻,以此两者

居官守法可也，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。智者作法，愚者制焉；贤者更礼，不肖者拘焉。”公曰：“善。”乃以鞅为左庶长，卒定变法之令。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、连坐，不告奸者要斩，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，匿奸者与降敌同罚。民有二男以上，不分异者倍其赋。有军功者，各以率受爵。为私斗者，各以轻重被刑大小。戮力本业，耕织致粟帛多者，复其身。事末利及怠而贫者，举以为收孥。宗室非有军功论，不得为属籍。明尊卑爵秩等级，各以差次名田宅、臣妾、衣服。有功者显荣，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。令既具未布，恐民之不信，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南门，募民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。民怪之，莫敢徙。复曰：“能徙者予五十金。”有一人徙之，辄予五十金。乃下令。令行期年，民之国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数。于是太子犯法。卫鞅曰：“法之不行，自上犯之。”太子君嗣，不可施刑，刑其傅公子虔，黥其师公孙贾。明日，秦人皆趋令。行之十年，道不拾遗，山无盗贼，民勇于公战，怯于私斗，乡邑大治。秦民初言令不便者，有来言令便。鞅曰：“此乱法之民也。”尽迁之于边。其后民莫敢议令。

十一年(癸亥,前358),秦败韩师于西山。

十四年(丙寅,前355),齐、魏会田于郊。

魏惠王问齐威王曰：“齐亦有宝乎？”威王曰：“无有。”惠王曰：“寡人国虽小，尚有径寸之珠，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。岂以齐大国而无宝乎？”威王曰：“寡人之所以为宝者与王异。吾臣有檀子者，使守南城，则楚人不敢为寇。有盼子者，使守高唐，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。有黔夫者，使守徐州，则燕、赵之人从而徙者七千余家。有种首者，使备盗贼，则道不拾遗。此四臣者，将照千里，岂特十二乘哉！”惠王有惭色。

十五年(丁卯,前354),秦败魏师于元里,取少梁。魏伐赵,围邯郸。

十六年(戊辰,前353),齐伐魏以救赵。魏克邯郸,还战败绩。

初,孙臆与庞涓俱学兵法,涓仕魏为将军,自以能不及臆,乃召之。至,则断其足而黥之,欲使终身废弃。齐使者至魏,臆阴见之,使者窃载以归。田忌客之,进之威王。威王问兵法,遂以为师。至是谋救赵,以臆为将,辞以刑余之人不可,乃使田忌为将,而孙子为师,居辎车中,

坐为计谋。忌欲引兵之赵，孙子曰：“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拳，救斗者不搏撻，批亢捣虚，形格势禁，则自为解耳。今梁之轻兵锐卒竭于外而老弱疲于内，若引兵疾走其都，彼必释赵而自救，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。”忌从之。十月，邯郸降魏。魏师还，与齐战于桂陵，魏师大败。

韩伐东周，取陵观、廩丘。

十七年（己巳，前 352），秦伐魏。诸侯围魏襄陵。

十八年（庚午，前 351），秦伐魏。韩以申不害为相。

申不害者，郑之贱臣也，学黄、老、刑名，以干韩昭侯。昭侯用以为相，内修政教，外应诸侯，十五年，终申子之身，国治兵强。申子尝请仕其从兄，昭侯不许，申子有怨色。昭侯曰：“所为学于子者，欲以治国也。今将听子之谒而废子之术乎？抑其行子之术而废子之请乎？子尝教寡人修功劳，视次第，今有所私请，将奚听乎？”申子乃辟舍请罪曰：“君真其人也！”昭侯有弊裤，命藏之。侍者曰：“君亦不仁者矣，不赐左右而藏之。”昭侯曰：“吾闻明主爱一颦一笑，颦有为颦，笑有为笑，今裤岂特颦笑哉！吾必待有功者。”

十九年（辛未，前 350），秦徙都咸阳，始废井田。

卫鞅筑冀阙宫庭于咸阳，徙都之。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。并诸小乡聚，集为一县，县置令、丞，凡三十一县。废井田，开阡陌，平斗、桶、权、衡、丈、尺。

二十一年（癸酉，前 348），秦更赋税法。

二十三年（乙亥，前 346），卫贬号曰侯，服属三晋。

初，子思言苟变于卫侯曰：“其材可将五百乘。”公曰：“吾知其可将，然变尝为吏，赋于民而食人二鸡子，故弗用也。”子思曰：“夫圣人之官人，犹匠之用木也，取其所长，弃其所短，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，良工不弃。今君处战国之世，选爪牙之士，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，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。”卫侯言计非是，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。子思曰：“以吾观卫，所谓君不君、臣不臣者也。”公丘懿子曰：“何乃若是？”子思曰：“人主自臧则众谋不进，事是而臧之，犹却众谋，况和非以长恶乎！夫不察事之是非，而悦人赞己，暗莫甚焉。不度理之所在，而阿谀求容，谄莫甚焉。君暗臣谄，以居百姓之上，民不与也。若此不已，国无类

矣。”子思言于卫侯曰：“君之国事将日非矣。”公曰：“何故？”子思曰：“有由然焉。君出言自以为是，而卿大夫莫敢矫其非；卿大夫出言亦自以为是，而士庶人莫敢矫其非。君臣既自贤矣，而群下同声贤之；贤之则顺而有福，矫之则逆而有祸。如此则善安从生？《诗》曰：‘具曰予圣，谁知乌之雌雄？’抑亦似君之君臣乎？”

二十五年（丁丑，前 344），诸侯会于京师。

二十六年（戊寅，前 343），致伯于秦，诸侯贺之。秦使公子少官帅师会诸侯来朝。

二十八年（庚辰，前 341），魏伐韩。齐伐魏以救韩，杀其将庞涓，虏太子申。

魏使庞涓伐韩，韩求救于齐。齐威王召大臣而谋之，成侯邹忌曰：“不如勿救。”田忌曰：“不救则韩且折而入于魏矣，不如早救之。”孙臏曰：“夫韩、魏之兵未弊而救之，是吾代韩受魏之兵，顾反听命于韩也。且魏有破国之志，韩见亡，必东面而诉于齐。吾因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，则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也。”王曰：“善。”乃阴许韩使而遣之。韩因恃齐，五战不胜，而东委国于齐。齐因起兵，使田忌将，孙子为师，以救韩，直走魏都。庞涓闻之，去韩而归，魏人亦大发兵，使太子申将，以御齐师。孙子曰：“彼三晋之兵，素悍勇而轻齐，齐号为怯。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。《兵法》：‘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，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。’”乃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，明日为五万灶，又明日为二万灶。庞涓行三日，大喜曰：“我固知齐军怯，入吾地三日，士卒亡者过半矣。”乃弃其步军，率轻锐倍日并行逐之。孙子度其暮当至马陵，马陵道狭，而旁多阻隘，可伏兵，乃斫大树，白而书之曰：“庞涓死此树下！”令万弩夹道而伏，期日暮见火举而俱发。涓果夜至，见白书，以火烛之，读未毕，万弩俱发，魏师大乱。涓乃自刭曰：“遂成竖子之名！”齐因乘胜大败魏师，虏太子甲。

二十九年（辛巳，前 340），秦卫鞅伐魏，诱执其将公子卬而败之。魏献河西地于秦，徙都大梁。秦封鞅为商君。

卫鞅言于孝公曰：“秦之与魏，譬若人有腹心之疾，非魏并秦，即秦并魏。何者？魏居岑厄之西，都安邑，与秦界河，而独擅山东之利，利则西侵秦，病则东收地。今以君之贤圣，国赖以盛，而魏往年大破于

齐，诸侯叛之，可因此时伐魏。魏不支秦，必东徙，然后秦据河、山之固，东乡以制诸侯，此帝王之业也。”公从之，使鞅将兵伐魏。魏使公子卬将而御之。军既相距，鞅遗卬书曰：“吾始与公子欢，今俱为两国将，不忍相攻，欲与公子面相见盟，乐饮而罢兵，以安秦、魏之民。”卬以为然，乃与会盟而饮，鞅伏甲袭卬，虏之，因大破魏师。魏惠王恐，献河西地于秦以和。因去安邑，徙大梁。乃叹曰：“吾恨不用公叔之言！”秦封鞅商、於十五邑，号曰商君。

齐、赵伐魏。

三十一年（癸未，前 338），秦伯卒。秦人诛卫鞅，灭其家。

孝公薨，太子立，是为惠文王。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，发吏捕之。商君出亡，欲止客舍，舍人曰：“商君之法，舍人无验者坐之。”商君叹曰：“为法之弊，一至此哉！”去之魏，魏人不受，内之秦，秦人攻杀之，车裂以徇，尽灭其家。初，商君用法严酷，步过六尺者有罚，弃灰于道者被刑，尝临渭论囚，渭水尽赤。为相十年，人多怨之。尝问赵良曰：“我治秦孰与五羖大夫贤？”赵良曰：“千人之诺诺，不如一士之谔谔。仆请终日正言而无诛，可乎？”商君曰：“诺。”良曰：“五羖大夫，荆之鄙人也，穆公举之牛口之下，而加之百姓之上，秦国莫敢望焉。相秦六七年，而东伐郑，三置晋君，一救荆祸，巴人致贡，大戎来服。其为相也，劳不坐乘，暑不张盖，行于国中不从车乘，不操干戈。及其死也，男女流涕，童子不歌谣，舂者不相杵。今君之见也，因景监以为主；其从政也，陵铄公族，残伤百姓，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。《诗》曰：‘得人者兴，失人者崩。’此数者非所以得人也。君之出也，后车载甲，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，持矛而操闾戟者旁车而趋。《书》曰：‘恃德者昌，恃力者亡。’此数者非恃德也。君之危若朝露，而尚贪商、於之富，宠秦国之政，畜百姓之怨，而无变计。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，秦国之所以收君者，岂其微哉！”商君弗听，居五月而难作。

三十二年（甲申，前 337），韩申不害卒。

三十三年（乙酉，前 336），宋太丘社亡。孟轲至魏。

孟子，邹人，名轲，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。是岁，魏惠王卑词厚礼以招贤者，于是孟子至梁，见惠王。王曰：“叟不远千里而来，亦有以利吾国乎？”孟子曰：“君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。君曰何以利吾国，

大夫曰何以利吾家，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，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。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，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。”惠王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，不能用也。

三十四年(丙戌，前335)，秦伐韩，拔宜阳。

三十五年(丁亥，前334)，齐、魏会于徐州以相王。楚灭越。

越王无强伐齐，齐说之使伐楚。楚人大败之，尽取吴故地，东至浙江。越以此散，诸公族争立，或为王，或为君，滨于海上，而朝服于楚。

三十六年(戊子，前333)，楚伐齐。韩侯卒。

韩昭侯作高门，屈宜臼曰：“君必不出此门。何也？不时。吾所谓时者非时日也。夫人固有利不利时，往者君尝利矣，不作高门。前年秦拔宜阳，今年旱，君不以此时恤民之急而顾益奢，此所谓时诎举赢者也。故曰不时。”至是门成而昭侯死。

秦大败魏师，擒其将龙贾，取雕阴。燕、赵、韩、魏、齐、楚合从以摈秦，以苏秦为从约长，并相六国。

初，洛阳人苏秦说秦王以兼天下之术，不用，乃去说燕文公曰：“燕之所以不被兵者，以赵之为蔽其南也。且秦攻燕战于千里之外，赵攻燕战于百里之内。夫不忧百里之内而重千里之外，计无过于此者。愿王与赵从亲，天下为一，则燕国必无患矣。”文公从之，资秦车马，以说赵肃侯曰：“当今之时，山东之国莫强于赵，秦之所害亦莫如赵，而秦不敢举兵伐赵者，畏韩、魏之议其后也。秦攻韩、魏，无名山大川之限，稍蚕食之，傅国都而止。韩、魏不能支秦，必入臣于秦，秦无韩、魏之规，则祸必中于赵矣。臣以天下之图，按诸侯之地，五倍于秦，度诸侯之卒，十倍于秦，而衡人日夜务以秦权恐喝诸侯，使之割地以事秦。秦成则其身富荣，国被秦患而不与其忧。故臣窃为大王计，莫如一韩、魏、齐、楚、燕、赵为从亲以摈秦，令其将相会盟洹水之上，约曰：‘秦攻一国，则五国各出锐师以挠秦，或救之。有不如约者，五国共伐之。’则秦甲必不敢出于函谷以害山东矣。”肃侯大悦，厚赐资之，以约于诸侯。秦乃说韩宣惠王曰：“韩地方九百余里，带甲数十万，天下之强弓、劲弩、利剑皆从韩出。以韩卒之勇，被坚甲，蹙劲弩，带利剑，一人当百，不足言也。大王事秦，秦必求宜阳、成皋，今兹效之，明年复求割地。与则无地以给之，不与则弃前功、受后祸。且韩地有尽，而秦求无已，

以有尽之地逆无已之求，此所谓市怨结祸者也，不战而地已削矣。鄙谚曰：‘宁为鸡口，无为牛后。’夫以大王之贤，挟强韩之兵，而有牛后之名，臣窃为大王羞之。”韩王从其言。秦说魏惠王曰：“大王之地方千里，地名虽小而人民甚众，武士、苍头、奋击各二十万，厮徒十万，车六百乘，骑五千匹，乃听于群臣之说，而欲臣事秦。臣愿大王熟计之也。”魏王听之。秦说齐王曰：“齐四塞之国，地方二千余里，带甲数十万，粟如丘山。即有军役，不待发于远县，而临淄之卒已二十一万矣。夫韩、魏之所以重畏秦者，为与秦接境也。兵出而相当，不十日而存亡之机决矣。幸而胜利兵半折，四境不守；不胜则国已危亡随其后。此韩、魏所以重与秦战而轻为之臣也。秦之攻齐则不然，倍韩、魏，过阳晋，经亢父之险，车不得方轨，骑不得比行，百人守险，千人不敢过也。秦欲深入则狼顾，恐韩、魏之议其后，是故恫疑、虚喝、骄矜而不敢进，则秦之不能害齐亦明矣。不深料此，而欲西面事之，是群臣之计过也。愿大王少留意计之。”齐王许之。乃说楚威王曰：“楚，天下之强国也，地方六千余里，带甲百万，车千乘，骑万匹，粟支十年，此霸王之资也。故秦之所害莫如楚，楚之与秦其势不相立，从亲则诸侯割地以事楚，衡合则楚割地以事秦，此两策者相去远矣，大王何居焉？”楚王亦许之。于是苏秦为从约长，并相六国，北报赵，车骑辐重拟于王者。

三十七年（己丑，前 332），秦以齐、魏之师伐赵。苏秦去赵适燕，从约皆解。

秦使公孙衍欺齐、魏以伐赵，赵肃侯让苏秦，秦恐，请使燕，必报齐。乃去赵，而从约皆解。

魏以阴晋为和于秦。

实华阴。

齐伐燕。

三十九年（辛卯，前 330），秦伐魏，魏献少梁、河西地于秦。

四十年（壬辰，前 329），秦伐魏，取汾阴、皮氏、拔焦。宋公弟偃逐其君剔成，而自立。

四十一年（癸巳，前 328），秦客卿张仪伐魏，取蒲阳，既而归之，魏尽入上郡以谢。秦以仪为相。

张仪者魏人，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，学纵横之术。游诸侯无所遇，

苏秦召而辱之，仪怒入秦，秦王说之，以为客卿。至是将兵伐魏，取蒲阳，言于秦王，请复以与魏，而使公子繇质焉。仪因说魏王曰：“秦之遇魏甚厚，魏不可以无礼于秦。”魏因尽入上郡十五县以谢焉。仪归而相秦。

四十二年(甲午,前 327),秦县义渠。 秦归焦、曲沃于魏。

四十三年(乙未,前 326),赵侯卒。

肃侯尝游大陵,大戊午谏曰:“耕事方急,一日不作,百日不食。”肃侯下车谢。是岁薨,子武灵王立。置博闻师及左、右司过各三人,先问先君贵臣肥义,加其秩。

四十四年(丙申,前 325),夏四月,秦初称王。

四十五年(丁酉,前 324),秦张仪伐魏,取陕。 苏秦自燕奔齐。

苏秦通于燕文公之夫人,恐得罪,说易王曰:“臣居燕不能使燕重,而在齐则燕重。”王许之。乃伪得罪于燕而奔齐。齐王以为客卿。秦说齐王高宫室、大苑囿,以明得意,欲以敝齐而为燕。

四十六年(戊戌,前 323),秦、齐、楚会于陶桑。 秦相张仪免,出相魏。 韩、燕称王。

时诸侯皆称王,赵武灵王独不肯,曰:“无其实,敢处其名乎!”令国人谓己曰君。

四十七年(己亥,前 322),秦伐魏,取曲沃、平周。

仪相魏,欲令魏事秦而诸侯效之。魏王不听。秦伐魏,取二邑,而阴厚仪益甚。

四十八年(庚子,前 321),王崩,子定立。

是为慎靓王。

齐号薛公田文为孟尝君。

初,齐王封田婴于薛,号曰靖郭君。婴言于齐王曰:“五官之计,不可不日听而数览也。”王从之。已而厌之,悉以委婴,婴由是得专齐权。婴有子四十余人,其贱妾之子曰文,通晓饶智略,说靖郭君以散财养士。靖郭君使文主家待宾客,宾客争誉其美,请以文为嗣。婴卒,文嗣立,号孟尝君,招致诸侯游士及有罪亡人,食客常数千人,名重天下。孟尝君聘于楚,楚王遗之象床。登徒直送之,不欲行,谓公孙戌曰:“足下能使仆无行者,有先人之宝剑,愿献之。”戌许诺,入见曰:“小国所以



皆致相印于君者，悦君之义，慕君之廉也。今始至楚而受象床，则未至之国何以待君哉！”孟尝君曰：“善。”遂不受。戊趋出，未至中闺，孟尝君召而反之，曰：“子何足之高，志之扬也？”戊以实对。孟尝君乃书门版曰：“有能扬文之名，止文之过，私得宝于外者，疾入谏。”

慎靓王元年（辛丑，前320），卫更贬号曰君。

二年（壬寅，前319），魏君薨卒。孟轲去魏适齐。

魏惠王薨，子襄王立。孟子入见，出，语人曰：“望之不似人君，就之而不见所畏焉。卒然问曰：‘天下恶乎定？’吾对曰：‘定于一。’‘孰能一之？’对曰：‘不嗜杀人者能一之。’‘孰能与之？’对曰：‘天下莫不与也。今夫天下之人牧，未有不嗜杀人者也，如有不嗜杀人者，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。’”至齐，宣王问齐桓、晋文之事，孟子曰：“仲尼之徒无道桓、文之事者，臣未之闻也。无已，则王乎！”王曰：“德何如则可以王矣？”曰：“保民而王，莫之能御也。”曰：“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？”曰：“可。”曰：“何由知吾可也？”曰：“臣闻之胡龅曰：‘王坐于堂上，有牵牛而过堂下者，王见之曰：‘牛何之？’对曰：‘将以衅钟。’王曰：‘舍之！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。’’不识有诸？”曰：“有之。”曰：“是心足以王矣。《诗》云：‘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’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。故推恩足以保四海，不推恩无以保妻子。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，无他焉，善推其所为而已矣。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鸡豚狗彘之畜，无失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亩之田，勿夺其时，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。谨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弟之义，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。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，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。”

三年（癸卯，前318），楚、赵、魏、韩、燕伐秦，攻函谷关。秦出兵逆之，五国皆败走。宋称王。

四年（甲辰，前317），秦大败韩师于修鱼，虏其将鯨、申差。斩首八万，诸侯震恐。

齐大夫杀苏秦。魏请成于秦。张仪归，复相秦。

张仪说魏王曰：“梁地方不至千里，卒不过三十万，地四平，无名山大川之限，卒戍四境者不下十万，梁之地势固战场也。夫诸侯之约从，盟于洹水之上，结为兄弟以相坚也。今亲兄弟同父母尚有争钱财相杀